



龍蟲並雕齋詩集

王力著

中華書局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

王力全集 第二十二卷

龍蟲並雕齋詩集

王 力 著

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龍蟲並雕齋詩集/王力著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5.1
(王力全集;22)

ISBN 978-7-101-10089-1

I. 龍… II. 王… III. 詩集-中國-當代 IV. 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66372 號

書 名 龍蟲並雕齋詩集

著 者 王 力

叢 書 名 王力全集 第二十二卷
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規 格 開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張 11 $\frac{3}{8}$ 插頁 2 字數 220 千字

印 數 1-3000 冊

國際書號 ISBN 978-7-101-10089-1

定 價 45.00 元

《王力全集》出版說明

王力（一九〇〇—一九八六），字了一，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人，我國著名語言學家、教育家、翻譯家、散文家和詩人。

王力先生畢生致力於語言學的教學、研究工作，為發展中國語言學、培養語言學專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。王力先生的著作涉及漢語研究的多個領域，在漢語發展史、漢語語法學、漢語音韻學、漢語詞彙學、古代漢語教學、文字改革、漢語規範化、推廣現代漢語普通話和漢語詩律學等領域取得了傑出的成就；在詩歌、散文創作和翻譯領域也卓有建樹。

要了解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脈絡、發展趨勢，必須研究王力先生的學術思想，體會其作品的精華之處，從而給我們帶來新的領悟、新的收穫，因而，系統整理王力先生的著作，對總結和弘揚王力先生的學術成就，推動我國的語言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，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《王力全集》完整收錄王力先生的各類著作三十餘種、論文二百餘篇、譯著二十餘種及其他詩文等各類文字。全集按內容分卷，各卷所收文稿在保持著作歷史面貌的基礎上，參考不同時期的版本精心編校，核訂引文。學術論著後附「主要術語、人名、論著索引」，以便讀者使用。

《王力全集》的編輯出版工作，得到了王力先生家屬、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和支持，在此謹致以誠摯的謝意。

本卷出版說明

本卷是王力先生的詩集。

《龍蟲並雕齋詩集》一九八四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，收錄了王力先生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間的詩作約九十首。原書包括三個部分：王力先生手書詩作，吳坤定、張雙棣二位先生爲王先生詩作作的注，幾位先生爲王力先生所創作的詩作（附錄）。張谷先生編的《王力詩論》一九八八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內容有詩論和詩作兩部分，其詩作包括夏蔚霞先生在王力先生逝世後發現的一些沒有發表過的。

此次收入《王力全集》，我們以北京出版社本爲底本進行了繁體錄排，因爲著作權問題，刪去了原書的附錄部分。王先生的詩作保留了影印部分，並請張雙棣先生通讀、修訂了注釋部分。張先生同時提供了王先生八十年代遊黃山時的詩作。在此謹向張先生表示深深的謝意！另外，增加了《贈緝志》，原作和注均爲王緝志先生提供，謹向王緝志先生表示謝意！其餘部分則以《王力詩論》爲據進行了編輯加工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二〇一三年八月

自序

我從小愛好詩詞。我六七歲的時候，父親教我吟誦李白的詩句：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我的曾祖父文田公寫得一筆好字，他用楷書小字抄錄了一本唐詩。我小時候把這本唐詩當作字帖來臨寫，因此也讀了一些唐詩，至今我還能背誦其中的幾首五律，如王維的《山居秋暝》：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」《過香積寺》：「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峰。古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鐘？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」常建的《破山寺後禪院》：「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。萬籟此俱寂，惟聞鐘磬音。」等等。

我的青年時代，博白的文人在中秋節前後常常舉行對聯比賽。由主事人出上聯，徵求人們對下聯。我常常應徵得獎。我二十歲時，在大車坪村李氏家塾當教師，有個家長名叫李蔭田，喜歡吟詩屬對。他建議把對聯比賽改爲綴句比賽。綴句就是填空。他要求人們填寫一個十一字的句子。祇有首尾兩字是固定的，其餘九字由人們隨意填寫。我每次都參加

比賽。記得有一次的考題是「大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生」。我填寫的三個句子是：

大名不朽，勝如學佛得長生。

大才未展，肯隱林泉了一生？

大年可致，寡欲清心善攝生。

李蔭田搞綴句搞膩了，又發起賽詩會。由他命題，要求寫一首七絕。下面兩首七絕就是我應徵的兩首詩：

中秋步月

金餅蹲鴟懶入脣，徘徊月下翠眉顰。

香閨寂寞難歸寢，恨煞天涯薄倖人。

十月刈禾

大田禾熟正初冬，萬頃黃雲隴上封。

盡日揮鎌勤刈穫，歸來樽酒醉山農。

我在大平坡開國學校教書的時候，同事中有個老秀才，名叫馮彰全，他也喜歡吟詩屬

對。晚飯後，我們二人一起散步，多次吟詩鐘爲戲。我的詩鐘做得不好，所以都忘記了。他做的詩鐘有好的，我記得有一首是詠美人、英雄的：

朱顏酡些魂迷蝶（美人）；

熱血濺殘氣吐虹（英雄）。

年終話別時，我贈給他一首七律，現在記不全了，祇記得開頭的兩句是：

明月窺窗話別勞，離情欲寫怯揮毫。

從二十二歲到二十六歲，我沒有寫什麼詩。祇是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時我寫了一副輓聯，原文不記得了。

一九二七年夏，王國維先生投昆明湖自殺，我去頤和園目睹慘狀，不覺痛哭失聲。我並不同情他的自殺，而是覺得像他這樣有才學的人，應該多活幾年。我寫了一首七古的輓詩，最後四句是：

似此良師何處求？山頹梁壞恨悠悠。

一自童時哭王父，十年忍淚爲公流！

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，我在法國留學，沒有寫過一首詩。歸國後，在清華大學任教，偶然有一次和俞平伯先生談起郁達夫的詩。我盛贊郁達夫的詩才。平伯說：「是的，

他的詩很淺。」朱自清先生在旁邊笑着說：「淺，就是不好。」我聽了很受震動。我想：像郁達夫的詩才還不算數，我們豈不是碌碌餘子嗎？我看見一位詩論家說過：「詩有別腸。」意思是說，會寫散文的人不一定會寫詩。我從此自戒不要再寫歪詩了，以免貽笑大方。我在《惡之花》譯者序》說：

爲信詩情具別腸，生平自戒弄詞章。

蜉蝣投火心徒熱，鷓鴣鳴春語不香。

豈有鴻文傳鵬鳥？羞將秃筆詠河梁。

深知遍體無仙骨，敢與騷人競短長？

一九五七年，我的《漢語詩律學》出版了。後來又出版了《詩詞格律》和《詩詞格律十講》。於是人們都誤會，以爲我是詩人。他們不知道，會講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詩人，正如會講運動規則的人自己不一定是運動健將一樣。由於這種誤會，我不得不寫一些應景詩。特別是最近三年來，我的應景詩越來越多了。雖然也有幾首抒情詩，但是詩味不多。有人勸我出版一本集子，我很躊躇。我想起了俞平伯、朱自清的話，不敢把這些打油詩拿出去獻醜。我又想起林黛玉嘲笑賈寶玉的話：「這樣的詩，一時要一百首也有。」我如果出一本詩集，讀者一定嘲笑我說：「這樣的詩，一時要一千首也有！」這豈不是「災梨棗」？

經過長時間的考慮，我終於讓我的詩集出版了。這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問題。詩言志。我各個時期的詩，足以表達我各個時期的思想感情。把我的詩按時代編排，可以讓讀者了解我一生的遭遇。從這一方面考慮，出版我的詩集還是可以的。我以此解嘲。

這些詩都是舊體詩。怕青年人看不懂，所以由吳坤定、張雙棣兩同志作注。我在這裏向他們表示謝意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

北京大學燕南園

自序

我從小愛好詩詞。我六七歲的時候，父親教我吟誦李白的詩句：「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我的曾祖父文田公寫得一手好字，他用楷書小字抄錄了一本唐詩。我小時候把這本唐詩當作字帖來臨寫，因此也讀了一些唐詩。至今我還能背誦其中的幾首五律，如王維的山居秋暝：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

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
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
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過香積寺，不
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峰。古木無
人迹，深山何處鐘。泉聲咽危石，
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，安禪
制毒龍。帝建的破山寺後禪院，
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曲徑通
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山光悅鳥性，潭
影空人心。萬籟此俱寂，惟聞鐘磬

着。等等。

我的青年時代，博白的文人在中秋節前後常常舉行對聯比賽。由主事人出上聯，徵求人們對下聯。我常常應徵得獎。我二十歲時，在大車坪村李氏家塾當教師，有個家長名叫李蔭田，喜歡吟詩屬對。他建議把對聯比賽改為綴句比賽。綴句就是填空。他要求人們填寫一個十一字的句子。只有首尾兩字是

固定的，其餘九字由人們隨意填寫。我每次都參加比賽。記得有一次的考題是：大○○○○○○○○生。我填寫的三個句子是：

大名不朽，勝如學佛得長生。
大才未展，肯隱林泉了一生？
大年可致，寡欲清心善攝生。
李蔭田撫綴句搞贗了，又發起
賽詩會。由他命題，要求寫一首
七絕。下面兩首七絕就是我應徵

的兩首詩：

中秋步月

金餅蹲鵝懶入昏，
徘徊月下翠眉顰。
香閨寂寞難歸寢，
恨煞天涯薄倖人。

十月刈禾

大田禾熟正初冬，
萬頃黃雲隴上封。
盡日揮鎌勸刈穫，

歸東博園醉山農。

我在太平坡開國學校教書的時候，同事中有个老秀才，名叫馮彰全，他也喜歡吟詩屬對。晚飯後，我們二人一起散步，多次吟詩鐘為戲。我的詩鐘做得不好，所以都忘記了。他做的詩鐘有好的，我記得有一首是咏美人、英雄的：

朱顏配世魂迷蝶（美人）；
熱血灑殘氣吐虹（英雄）。

年終話別時，我贈給他一首七律，
現在記不全了，只記得開頭的四句
是：

明月窺窗話別勞，

離情欲寫怯揮毫。

從二十二歲到二十六歲，我沒
有寫什麼詩。只是一九二五年孫中
山逝世時我寫了一副輓聯，原文
不記得了。

一九二七年夏，王國維先生投